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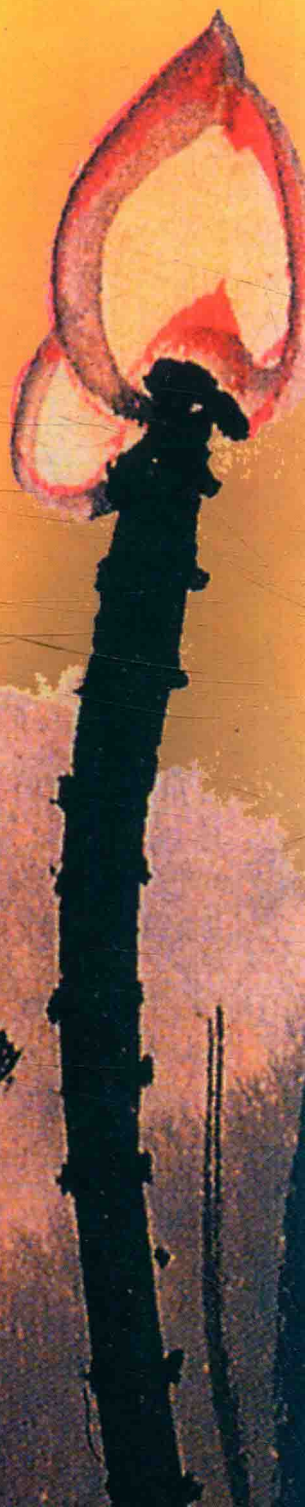
曾永義主編

輯刊 研究 古文 學 典

九編第20冊

明代湯顯祖之研究

龔重謨 著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九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 20 冊

明代湯顯祖之研究

龔 重 謨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明代湯顯祖之研究／龔重謨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103〕

序 4+ 目 2+21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編：第 20 冊）

ISBN：978-986-322-552-2（精裝）

1.（明）湯顯祖 2.明代戲曲 3.戲曲評論

820.8

103000761

ISBN-978-986-322-552-2



9 789863 225522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 編 第二十冊

ISBN：978-986-322-552-2

明代湯顯祖之研究

作 者 龔重謨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九編 27 冊（精裝）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明代湯顯祖之研究

龔重謨 著

作者簡介

龔重謨，江西黎川人。副研究員。中國國學院大學特約研究員。畢業於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理論研究班。供職於海南省級文化單位。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主要論著有：《湯顯祖大傳》、《明代湯顯祖之研究》、《湯顯祖研究與輯佚》、《湯顯祖傳》（合著）；主編了國家藝術科研重點項目《中國歌謠集成·海南卷》和《海南歌謠情歌集》等。另有多篇論文和文藝作品入編有關專題叢書。其業績入編《世界華人文學藝術界名人辭典》、《中國專家大辭典》和《中國戲劇家大辭典》等多部辭書。

提 要

這是湯顯祖故里作者對鄉賢的研究。有對湯氏「情」的思想和其從政作為的論述；有從時間處理研究「四夢」；有對湯氏戲曲理論特色、地位和對《紫簫記》寫作時間、地點及其價值的新探。對湯氏世系源流、居所玉茗堂、去世時間、死因及歸葬墓地作了考證；對李贄、利瑪竇、鄧渙等與湯氏的關係有一家之言；論述了湯貶官嶺南的經歷與對其思想的影響；闡明了「湯學」作為一門學科的興起與發展；分析了晚明以來戲寫湯顯祖中的湯顯祖形象；還介紹了發現與尋找湯顯祖家傳全集殘版的經過及作者在「湯學」研究中的交遊。

序 言

這本集子和《湯顯祖大傳》是我紀念世界文化巨人湯顯祖逝世 400 週年的獻禮。

研究湯顯祖是一門學問——稱作「湯學」。我與「湯學」結緣，當從 1966 年文革開始說起，當時批《海瑞罷官》，揪大毒草，時中共撫州地委宣傳部長被「揪出」，他的一項主要罪名就是組織人員編寫湯顯祖的劇本。這時我是撫州山間一小縣的文藝新兵，知道了有個湯顯祖，明代臨川人，是寫《牡丹亭》的。

1969 年 1 月我從山間小縣調撫州市毛澤東思想宣傳站演出隊（後改為撫州市採茶劇團）。我的住房被安排在市圖書館。該館蓋在湯顯祖玉茗堂遺址上。館藏書架上擺放著中華書局出版的《湯顯祖集》，我翻了一下，古奧難懂，隨手放回。如果說，緣份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無形的連結，玉茗堂是湯公棄官歸里後，「自掐檀痕教小伶」從事寫作和戲曲活動的居所。我在這塊遺址上生活一年多，後來我居然研究起了「湯學」，難道不是這種無形連結，有了必然存在的相遇機會和可能？

1974 年春，我調到撫州市文化館工作，與文革中因寫湯顯祖歷史故事劇受到批判的作者胡乙輝同志同在一間辦公室。他對湯顯祖生平歷史有比較全面的瞭解，常向我滔滔不絕講述湯顯祖的生平事迹。我對湯顯祖考進士時，拒絕首輔張居正的籠絡而落第和在遂昌任縣官時放囚犯回家過春節，元宵夜放囚犯出獄看花燈兩件事最感興趣，覺得此人了不起，對他的才學與品節深為敬慕。這時我借來《湯顯祖集》試讀，感到詩文實難啃懂，但「四夢」劇作還是能讀懂故事情節。我開始關注有關湯顯祖生平與著作資料，曾就光緒年間臨川知縣江召堂重修湯墓的題聯「文章超海內，品節冠臨川」寫了一篇議論小文，沒想過要發表，直到現在還夾在文檔內。1978 年 12 月，我又東拼西湊寫了一篇《湯顯祖和他的〈牡丹亭〉》的小文章，居然被江西人民出版社

《農村文化》第二期所採用。姑且算是我的第一篇「湯學」研究文章。

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各條戰線都撥亂反正，江西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視歷史文化名人湯顯祖文化遺產繼承，於 1982 年 10 月和國家文化部同在湯公故里——臨川（今撫州市），舉辦全國性的紀念湯顯祖逝世 366 週年紀念活動。我奉命為湯顯祖陳列室撰寫了陳列提綱。為配合這次紀念活動，1978 年 11 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就來函我區組稿編寫湯顯祖的傳記文學。那時我是撫州市文化館的文學創作員，又發了那篇湯顯祖研究小文章，地區文化主管部門在物色人選承擔這一寫作任務時便把我點上。該書的編寫，省、地宣傳文化主管部門都很重視，省委宣傳部列為省社會科研重點課題。但承擔此任務的我等三人，沒有誰對湯顯祖的生平著作進行過全面研究，也沒有寫傳記文學的經驗，要寫湯顯祖這樣歷史文化名人的文學傳記，無論是學術水平還是寫作經驗委實不堪重負。

「湯傳」寫作完成後，深感自己功底淺薄，學識孤陋，產生了要讀書深造的強烈願望又苦於沒有機會。1981 年 5 月，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周育德先生，受徐朔方先生的委託，來考察我在臨川溫泉公社湯家村尋找到了湯顯祖家傳全集殘版。我在與周先生的交談中，得悉中國藝術研究院張庚、郭漢城兩院長面對文革後戲曲理論隊伍嚴重青黃不接的現狀，要改革戲曲研究生招生制度，不只從大學文科畢業生中招，還要從在職戲曲工作者中招有實踐經驗者。我聽後很高興，很是關心此事。第二年 4 月，領導派我去參加中國戲曲藝術中心在河北易縣清西陵舉辦「中國戲曲史、志、論講習會」。中國藝術研究院招生人員來到我們會場招生，招的正是周先生說的為在職幹部開辦的戲曲理論研究班。學制兩年，授予戲曲理論專業碩士生課程。我報了名。8 月初赴京考試，試卷中有道重點題，自選一部古典名劇進行分析，100 分的試卷它約佔了 30 分，我選答了湯顯祖的《〈牡丹亭〉分析》。作此題時，我文思泉湧，一口氣寫了近 3 千字。這是我寫了「湯傳」，看了不少「四夢」評論數據，且常有思考，沾了點湯顯祖靈氣。據說我的答卷受到改卷老師們的關注。此試我考得不壞，被錄取了，且江西省文化廳願為我出學費。此乃湯公助我也！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兩年寒窗，最後一個學期寫畢業論文，我的選題還是湯顯祖，為《湯顯祖的戲曲美學思想》（後修改更名為《湯顯祖作劇理論探勝》），並發表在院研究生《學刊》上。

1988 年海南建省辦大特區，「八方風雨彙瓊州，十萬人才下海南」，我也趕潮擠在其中。爲海南省政府文化體廳引進，從事文體政策法規研究工作。新的環境氛圍已不允許我還搞啥湯顯祖研究，連資料都打包封存。這一封就是 12 年。

2000 年 3 月，時任中國戲曲學院院長的周育德老師給我來信，告知由中國戲曲學會、中國劇協、中國戲曲學院和大連外語學院等 10 家共同發起，大連外語學院承辦的紀念湯顯祖誕辰 45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8 月 23 日至 25 日在大連召開，望我參會，姑作一次遠足旅遊，並附來了邀請。已對「湯學」研究處於死火十多年的我，得以重新點燃。10 月家鄉江西撫州舉辦同樣活動，也寄來邀請。此時我已調藝術教育單位任職，搞「湯學」不會被人說成不務正業。這樣我打開了塵封的資料，繼續搞起了「湯學」的研究。

深入到「湯學」這座世界文化遺產寶庫，目不暇接，豐富無比，博大精深。湯公對世界文化的貢獻決不只是戲曲「臨川四夢」，政治、哲學、文學、藝術、史學、宗教、教育等諸多學科領域他都有很高建樹。除戲曲成就堪與莎士比亞比肩外，文學上是詩文辭賦大家、八股文能手；哲學上「唯情觀」的哲人；教育上「門滿三千徒四海」，桃李滿天下；史學上是被人遺落的史學大家（他以新的觀點重修《宋史》，惜已散佚，並校定了《冊府元龜》）；書法成就很少有人提到，從幸存的幾幅書法，可見功力精湛，風流蘊藉，「源於二王，得顏魯公勁健偉岸，並李北海瘦勁奇險，瀟灑自溢，成自一家面貌」是學人風格鮮明，不遜於時人書法家；宗教上對佛、道都有精研，尤對佛學深下功夫，30 歲湯顯祖就在南京清涼寺登壇說法。「湯學」研究的課題無窮盡，等待有志之士去開拓。

我涉獵「湯學」，在撰寫湯顯祖傳記之餘，常有些思考，寫下些小文章；或看到權威的宏論，我不盲從，要爭鳴；更多是爲應邀出席湯顯祖學術研討會而搜索枯腸的交卷。這些文章，膚淺得很，一鱗半爪，邊邊角角，雜亂無章，且謬誤不少。現在我把它彙集起來與《湯顯祖大傳》一起，作爲我幾十年來折騰在這片園地上的工作總結。並用它作禮物，紀念湯公顯祖逝世 400 週年。

湯顯祖對我不僅是鄉賢，更是宗師和人生坐標。

2013 年 12 月 15 日於勝景樓



目

次

序 言	
也談湯顯祖的「情」	1
作為政治家的湯顯祖	9
試談「湯學」的興起和發展	15
湯顯祖作劇理論探勝	21
論湯顯祖戲劇中的時間	51
《紫簫記》的寫作時間、地點與價值新探	61
二仙點化邯鄲夢（故事）	71
再談湯顯祖的世系源流	75
玉茗堂考	81
湯顯祖和李贄未曾在臨川相會	91
湯顯祖在肇慶遇見的傳教士不是利瑪竇	95
也談湯顯祖與利瑪竇	105
湯顯祖與新城鄧渙	113
滄桑興毀湯公墓	119
關於湯顯祖逝世的時間	127
「湯顯祖死於梅毒」之說大可質疑	131
附：徐朔方《湯顯祖和梅毒》	137
就湯顯祖生平履歷的幾個問題答萬作義先生	141
附：傑出的戲曲家湯顯祖	145
湯顯祖是我們的驕傲	149
湯顯祖在嶺南	153
戲寫湯顯祖概覽與思考	177
湯顯祖家傳全集殘版發現與尋找經過	189
我與徐朔方教授在湯顯祖佚文上的糾紛	195
湯顯祖研究交遊紀事	201

也談湯顯祖的「情」

「情」是湯顯祖著作中的一個引人注目的字眼。它是湯氏思想與劇作精神的核心，一向為湯學研究者所重視。然而對湯氏筆下的「情」的理解，往往見仁見智，莫衷一是。其中較為流行的看法，即認為是人的「思想感情」。另外還有「現實生活」、「現實生活情節」、「偉大思想」和「一般人情」等諸多說法。還有一位研究者在考察了湯氏《青蓮閣記》、《調象庵集序》、《耳伯麻姑遊詩序》、《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哭婁江女子二首序》、《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等文章中有關對「情」的論述，得出了湯氏的「情」是一個更為複雜的概念，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情」所指的內容是不同的結論。它可指「才情」、「人情」、「情志」、「情趣」、「情思」、「激情」等等。但我覺得，湯氏雖然在許多場合都用了這個「情」字，使這個「情」字帶上了寬泛性的含義，但並不表示他這個「情」字沒有質的規定性。如果湯顯祖筆下的「情」沒有其固有的內涵，那這種「情」也就不為湯顯祖的「情」了。

那麼湯顯祖賦予「情」的本來函意是什麼呢？如何理解與把握湯顯祖的「情」的內涵呢？我認為首先不可對湯氏著作中的「情」字以等量齊觀，要把那些最能說明湯顯祖思想與劇作精神的「情」刮目相待加以研究。縱觀湯氏全部著作中對「情」的論述，值得重視研究主要有這樣兩類「情」：一類是體現湯顯祖哲學思想（包括美學思想）的「情」；一類是體現湯顯祖文論思想的「情」。體現他哲學思想的「情」主要論述有：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

所必有耶！〔註1〕

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真是一刀兩斷語。〔註2〕

公所講者性，吾所言者是情。蓋離情而言性者，一家之私言也，

合情而言性者，天下之公言也。〔註3〕

考察以上論述，其「情」的含義可以用一個「欲」字來概括。也就是說，湯顯祖言「情」言的是「欲情」。這是因為：

（一）湯顯祖對「情」的提出是對程朱「存天理，去人欲」的反動。湯顯祖所處的時代是程朱理學最為猖獗的時代。禪宗出身的朱元璋，當他奪取政權以後，便積極倡導程朱「存天理，去人欲」以加強他的封建專制統治。所謂「存天理，去人欲」是個什麼樣的口號呢？朱熹說：「人心私欲，故稱危；危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註4〕程伊川說：「甚矣欲之害人也！人爲之不善，欲誘人也。誘之而弗之，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於鼻則欲臭，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註5〕在朱程看來，「天理」是至善的道德標準，而「人欲」爲一切不善行爲的根源。因而「存天理，去人欲」其實質不算一個哲學命題，而是宗教禁欲的說教。誠如任繼愈先生所指出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學家不探求主觀與客觀的關係，講的是如何拯救人類靈魂的問題。理學家認爲人的靈魂先天地帶有罪惡，這種生而俱存的罪惡必須消滅，才能把靈魂中正確的東西發揮出來。」〔註6〕經歷宦海沉浮的湯顯祖，對現實有了較清醒的認識，對朱程「存天理、去人欲」帶來的嚴重社會惡果有切膚之痛。他曾說：「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今天下大致滅才情而尊吏法。」〔註7〕湯顯祖認爲，盛唐是屬於「有情之天下」，那時候士

〔註1〕《湯顯祖詩文集》卷三十三，第1093頁，《牡丹亭記題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註2〕《湯顯祖詩文集》卷四十五，第1268頁，《寄達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註3〕程允昌《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序》，轉引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資料考釋》第4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註4〕《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

〔註5〕程伊川《語錄》二五。

〔註6〕《明清理學評議》，《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秘書處論文組編，天津出版社1982年版。

〔註7〕《湯顯祖詩文集》卷三十四，第1112頁，《青蓮閣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大夫的才情得到了發揮，而他所處的時代，則是尊吏法而滅才情的「有法之天下」。這種滅才情、尊吏法的現實與湯顯祖「有情之天下」的理想存在著嚴重對立。當湯氏在政治上無法實現他的「有情之天下」以後，他便主動棄官，把「有情之天下」化入「臨川四夢」的藝術思維中，以對抗程朱的「理」和「有法之天下」。《牡丹亭記題詞》就是他一份正式宣佈以「情」反對程朱滅「欲」之「理」的宣言書。「情不知所起」的「情」是指人的本性所具有的「七情六欲」；「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是說在朱程「天理」控制下不允許存在的東西，在「有情之天下」是完全可以存在的。像杜麗娘因「情」而夢，因夢而死，死而復生，在朱程理學看來是不可理解的，「必無」的，但是從「情」的角度看，青年男女追求愛情婚姻幸福，是人的本性自然，是任何「理」所遏止不住的，因而是「必有」的。湯顯祖在給達觀信中的「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一句引的是達觀的話。達觀是個關心時政的和尚，他與湯顯祖的友誼是由於政見上的一致。但是，達觀既為僧，自然不可超脫宗教禁欲的法觀。因此在達觀看來，「大概立言者根於理，此所謂自駁。……聖人知理之根與情如此，故不以情遍天下，而以理通之」。^{〔註8〕}湯顯祖歸家完成了《牡丹亭》，並在《牡丹亭記題詞》中公開打出了「情」的旗幟，自然也就表達了與達觀宗教禁欲的「一刀兩斷」。因而達觀赴臨川訪湯顯祖，兩人「幾夜交蘆話不眠」就是圍繞「根於情」還是「根於理」的論爭。由於明統治者對程朱理學的提倡，一個大談「理」、「性」的社會空氣蔚然成風。一般封建士大夫都沉迷於「心性」之論。張位是湯顯祖的宗師，是個官至相國的老官僚。他看了湯顯祖的《牡丹亭》，以師長的身份勸告湯顯祖要把才華用於講心性之學。因為戲劇創作素被視為「小技」，為士大夫所不齒，而「言情」更是和當時大講「心性」的社會潮流格格不入。

（二）湯顯祖「情」的思想直接導源於王學左派對「嗜欲」的肯定。湯顯祖從十三歲從王學左派三傳弟子羅汝芳學習理學，接受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天理盡在人欲中」和「禁欲非體仁」等思想說教。羅汝芳也常對湯顯祖講「嗜欲」合乎「天機」。當湯顯祖尚未標出他的「情」觀念以前，曾在徐聞縣寫過一篇《貴生書院說》，初露「情」的思想端倪。所謂「貴生」的實質是什麼呢？據《呂氏春秋·貴生》所言：「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

〔註8〕《皮孟鹿門子問答》，《紫柏老人集》卷二十一，轉引自徐朔方《湯顯祖年譜》第19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高誘把「六欲」注釋為生、死、耳、目、口、舌六欲，也就是泛指人的各種物質欲與感觀欲。湯顯祖倡導「貴生」、「知生」、「廣生」就是倡導要尊重人、愛人，就是要讓人「六欲皆得其宜」。湯顯祖「情」的觀念形成是他的「貴生說」思想的昇華。這種昇華的標誌，就是湯顯祖從一味對「欲」的肯定到認識「欲」有好有壞。這是因為湯氏從徐聞到遂昌任了五年縣官，廣泛深入地接觸了群眾，對「欲」有了更深刻的瞭解。他從百姓中有「良民」也有「盜酋」和「豪強」這一事實中，認識到有正常合理的「欲」，也有非正常不合理的「欲」。湯顯祖在按「百姓所欲去留」的施政中，採取打擊盜酋和豪強的非正常非合理「欲」以保證良民的正常合理「欲」。後來，湯顯祖就把一切正常合理「欲」稱之為「善情」（也叫「真情」），把一切不合理非正常的「欲」稱作「惡情」（也叫「矯情」）。這就標誌湯氏「情」的觀念正式形成。

（三）在我國古典哲學中，「情」與「欲」的關係至為密切。檢閱我國哲學史，最早給「情」下定義的大約是荀子。他說：「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註9〕又說：「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為何得而求之，情之所不免也。」〔註10〕荀子認為「性」為人的本能，「情」為「性」的本質，而「欲」為「情」的變應。這說明「情」與「欲」密不可分。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根據荀子對「情」的定義，略加一些內容，提出「喜怒哀俱愛惡欲謂之七情」，「欲」為「七情」之一。以後的一些哲學著作和文論中，更是常將「情」與「欲」相提並論。如戴東源則說：「性之征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於是乎有情；性之征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註11〕即認為有「情」就有「欲」，有「欲」也就有「情」，都是人生而就有東西。湯顯祖言「情」就是言「欲」，從詞義上來源於我國古典哲學中「情」與「欲」的理義相通。湯顯祖的「人生而有情」大概就是根據荀子「人生而有欲」〔註12〕而提出的。

湯顯祖文論思想的「情」是他的哲學思想的「情」在文學上的體現。有關湯氏文論思想的「情」的論述，最為重要的是《董解元〈西廂〉題辭》。他說：

〔註9〕《正名篇》，《諸子集成》卷二，第274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註10〕同前註。

〔註11〕《原善孟子字義疏證》，（清）戴震著，章錫深校點，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註12〕《禮論篇》，《諸子集成》卷二，第231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余於聲律之道，瞠乎未入其室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志也者，情也。先民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是也。嗟乎，萬物之情各有其志。董以董之情而索崔、張之情於花月徘徊之間，余亦以余之情而索董之情於筆墨煙波之際。董之發乎情也，鏗金戛石，可以如抗而如墜。余之發乎情也，宴酣嘯傲，可以以翱而以翔。〔註13〕

這一論述主要有兩點：一是「志也者，情也」；二是「萬物之情各有其志」。它是湯顯祖「情」的文學思想的集中體現。這裡所說的「志」，文中明確指出承自《尚書·堯典》的「詩言志」。但要弄清我國古典文論「情」與「志」的關係，還應從晉代陸機提出「詩緣情」說起。陸機提出「詩緣情」本想打破「詩言志」的傳統看法，但實際上沒有排斥「詩言志」。他在《文賦》中有時用「情」，有時用「志」，有時「情志」合綴成一個詞。李善對《文選·文賦》作注釋中說：「詩以言志，故曰緣情。」到《毛詩序》在主張「詩言志」同時又指出：「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可看做把「志」解釋為「情」。但正式提出「情志合一」還是唐代孔穎達。他在給子產「六志」作解釋時說：「在已為情，情動於志，情、志一也」。湯顯祖的「志也者，情也」的提出可以看到他是從陸機「詩緣情」到孔穎達的「情、志一也」的一脈相承。《詩言志》的「志」的含義有理想、抱負、志向等等。湯顯祖的「志也者，情也」的「情」有與「志」互相滲透的一面，但又不可完全等同於「志」，細琢磨，湯氏的「志也者，情也」與孔穎達的「情、志一也」還有所不同。孔氏較明確地把「情」等同於「志」，而湯氏則把「志」處於「情」的從屬地位。湯顯祖提出「萬物之情各有其志」就指明了「志」從屬於「情」。所謂「萬物之情」，說的是「情」具有豐富多樣性，不是單一的；「各有其志」說的是隨著「情」的不同，「志」也有變化。可見湯氏的「情」不是等同於「志」而是包含了「志」，其主要含義還是其本身所具有諸如「思想感情」、「激情」、「情思」等等傳統意義。湯顯祖還結合自己的創作實踐，指出如何把握「情」運用「情」的問題。他說：「董以董之情於花月徘徊之間。」這就說，無論在進行創作還是評論欣賞作品時，不要為某種「情」的定格所拘束，要有自己的真情實感，要根據自己對生活的感受，言出自己的「情」。湯氏「情」的文化思想與當時「文必西漢，詩必盛唐」的腐臭文風相排擊，體現了他的文學創新精神。

〔註13〕《湯顯祖詩文集》卷五十，第1502頁，《董解元西廂題辭》。

當我們認識了湯顯祖著作中兩類「情」以後，對「臨川四夢」中的「情」就較好理解了。「臨川四夢」中的「情」不應看成湯氏文論思想「情」的表達，而應看成湯氏哲學思想「情」的形象體現。湯顯祖從「性無善惡，情有之」（《復甘義麓》）出發，將「情」分「善」「惡」兩種，並通過「臨川四夢」的主要人物形象表達出來。《牡丹亭》中「生生死死爲情多」的杜麗娘和《紫釵記》中「有情癡」的霍小玉是「善情」代表，而《邯鄲記》中「於中寵辱得喪生死之情」的盧生和《南柯記》中「一往之情，則爲所攝」的淳于棼則是「惡情」的典型。前「二夢」通過對青年男女對婚姻愛情的謳歌，肯定人對合理欲望的追求，後「二夢」通過對功名利祿追求者的鞭撻和官場黑暗的揭露，否定人對不合理欲望的奢取。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大都是從傳統文論中來尋求它的含義。前面提到的「思想感情」、「現實生活」、「偉大理想」、「生活情節」等等都屬於湯顯祖「情志說」文論思想的內涵，並非是湯顯祖「臨川四夢」「情」的主旨。所以會如此理解湯顯祖的「情」就在於沒有把「臨川四夢」看成四部哲學劇，沒有從哲學高度來認識湯顯祖劇作中的「情」。因而對《牡丹亭記題詞》也不看成是湯氏「情」的哲理宣言書，而只看成表明其「浪漫主義創作原則」的一篇曲論。對「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一句的「情」與「理」也只當作一般「人情物理」來理解。這樣就掩蓋了湯顯祖劇作本來的哲理光輝，從而也就降低了湯顯祖劇作進步思想意義。

湯顯祖哲學思想的「情」與文論思想的「情」構成他頗具特色的「情」的世界觀和藝術觀。他認爲一切文學藝術都是由「情」而產生，說：「人生有情，思歡怨愁，感於嘯歌，形諸動搖。」〔註14〕又說：「世總爲情，情生詩歌，而行於神。」〔註15〕這種「情」決不是什麼「主觀意念的東西」，「唯心主義的論調」，而是客觀現實社會的反映。湯顯祖在《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一文中說：「緣境起情，以情作境。」〔註16〕這裡有兩個「境」，但含義不同。前一個「境」指的是客觀現實社會的生活環境，後一個「境」指作家在作品中得體現的生活環境，而「情」都是指作爲創作前提和出發點的作家那種難以抑制的激情。這一重要論述不僅表明他的「情」不是憑空產生，而且闡明

〔註14〕《湯顯祖詩文集》卷三十四，第1127頁，《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

〔註15〕《湯顯祖詩文集》卷三十一，第1050頁，《耳伯麻姑遊詩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註16〕《湯顯祖詩文集》卷三十四，第1125頁，《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了在藝術創作中生活、藝術和作者的辯證關係。湯顯祖這種藝術觀反映在他的戲劇創作中就是「因情成夢，因夢成戲」。「情」為戲劇創作根本，「夢」是「情」的發展和延伸，而「戲」則為「夢」的表現方法。因而他的「臨川四夢」都是以「夢」作為劇情中心。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湯顯祖的「情」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充分體現了湯顯祖思想與劇作的精神面貌。他的哲學思想的「情」決定他的文論思想的「情」，他的「情」的世界觀決定他「情」的藝術觀。湯顯祖的「情」無論在我國哲學史、美學史以及文學理論批評史都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特別是他的「言情」戲劇觀更是深刻地影響了明清劇壇，出現了一大批「言情」追隨者，形成一個「言情」的創作流派。我們要正確理解湯顯祖的「情」，首先要從哲學高度來認識他的「情」的進步意義。要把「臨川四夢」看成四部哲學劇，把湯顯祖看成一位偉大的哲學戲劇家。

（原載《海南師院學報》1983年第3期）

